

水滸金傳



水滸金傳

下

施耐菴 羅貫中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第八十一回

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計出乐和

話說梁山泊好汉，水战三败高俅，尽被擒捉上山。宋公明不肯杀害，尽数放还。高太尉許多人馬回京，就带蕭让、乐和前往京师，听候招安一事，却留下參謀聞煥章在梁山泊里。那高俅在梁山泊时，亲口說道：“我回到朝廷，亲引蕭让等，面見天子，便当力奏保举，火速差人前来招安。”因此上就叫乐和为伴，与蕭让一同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梁山泊众头目商議，宋江道：“我看高俅此去，未知真实。”吳用笑道：“我观此人，生的蜂目蛇形，是个轉面忘恩之人。他折了許多軍馬，廢了朝廷許多錢粮，回到京师，必然推病不出，朦朧奏过天子，权將軍士歇息，蕭让、乐和軟監在府里。若要等招安，空劳神力！”宋江道：“似此怎生奈何？招安犹可，又且陷了二人。”吳用道：“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，多将金宝前去京师，探听消息。就行钻刺关节，把衷情达知今上，令高太尉藏匿不得。此为上計。”燕青便起身說道：“旧年鬧了东京，是小弟去李师师家入肩。不想这一場大鬧，他家已自猜了八分。只有一件，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，官家那里疑他。他自必然奏說：‘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，故来惊吓。’已是遮过了。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肩，枕头上关节最快。小弟可长可短，見机而作。”宋江道：“賢弟此去，須担干系！”戴宗便道：“小弟幫他去走一遭。”神机軍师朱武道：“兄长昔日打华州时，

尝与宿太尉有恩。此人是个好心的人。若得本官于天子前早晚題奏，亦是順事。”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，“遇宿重重喜”，莫非正应着此人身上。便請聞參謀来堂上同坐。宋江道：“相公曾认得太尉宿元景么？”聞煥章道：“他是在下同窗朋友，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。此人极是仁慈寬厚，待人接物，一团和气。”宋江道：“实不瞞相公說，我等疑高太尉回京，必然不奏招安一节。宿太尉旧日在华州降香，曾与宋江有一面之識。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个关节，求他添力，早晚于天子处題奏，共成此事。”聞參謀答道：“將軍既然如此，在下当修尺书奉去。”宋江大喜。隨即教取紙笔来，一面焚起好香，取出玄女課，望空祈禱，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。隨即置酒，与戴宗、燕青送行。收拾金珠細軟之物两大籠子，书信随身藏了，仍帶了开封府印信公文。两个扮作公人，辞了头領下山，渡过金沙灘，望东京进发。

戴宗托着雨伞，背着个包裹。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籠子，拽扎起皂衫，腰系着纏袋，脚下都是腿紉护膝，八搭麻鞋。于路免不得饥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，来到东京，不由順路入城，却轉过万寿門来。两个到得城門边，把門軍当住。燕青放下籠子，打着乡談說道：“你做甚么当我？”軍汉道：“殿帅府有鈞旨，梁山泊諸色人等，恐有夹帶入城，因此着仰各門，但有外乡客人出入，好生盘詰。”燕青笑道：“你便是了事的公人，将着自家人，只管盘問。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，这門下不知出入了几万遭，你顛倒只管盘問，梁山泊人，眼睜睜的都放他过去了。”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，劈面丢将去道：“你看，这是开封府公文不是？”那监門官听得，喝道：“既是开封府公文，只管問他怎地？放他入去！”燕青一把抓了公文，揣在怀里，挑起籠子便走。戴宗也冷笑了一声。两个徑奔开封府前来，寻个客店安歇了。

次日，燕青換領布衫穿了，將搭膊系了腰，換頂頭巾，歪戴着，只妝做小閑模樣。籠內取了一帕子金珠，分付戴宗道：“哥哥，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干事，倘有些撻撒，哥哥自快回去。”分付戴宗了當，一直取路，徑奔李師師家來。到的門前看時，依旧曲檻雕欄，綠窗朱戶，比先時又修的好。燕青便揭起斑竹帘子，從側首邊轉將入來，早聞的異香馥郁。入到客位前，見周回吊挂名賢書畫；階檐下放著三二十盆怪石蒼松；坐榻盡是雕花香楠木；小床坐褥，盡鋪錦綉。燕青微微地咳嗽一聲，姬嬈出來見了，便傳報李媽媽出來，看見是燕青，吃了一驚，便道：“你如何又來此間？”燕青道：“請出娘子來，小人自有話說。”李媽媽道：“你前番連累我家，壞了房子。你有話便說。”燕青道：“須是娘子出來，方才說的。”

李師師在窗子后听了多時，轉將出來。燕青看時，別是一般風韻，但見：容貌似海棠滋曉露，腰肢如楊柳裊東風，渾如閨苑琼姬，絕勝桂宮仙姊。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走到客位里面。燕青起身，把那帕子放在桌上，先拜了李媽媽四拜，後拜李行首兩拜。李師師謙讓道：“免禮！俺年紀幼小，難以受拜。”燕青拜罷，起身道：“前者驚恐，小人等安身無處。”李師師道：“你休瞞我，你當初說道是張閑，那兩個是山東客人。臨期鬧了一場，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，別的人時，却不滿門遭禍！他留下詞中兩句，道是：‘六六雁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雞消息。’我那時便自疑惑，正待要問，誰想駕到，後又鬧了這場，不曾問的。今喜汝來，且釋我心中之疑。你不要隱瞞，實對我說知；若不明言，決無干休！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實訴衷曲，花魁娘子休要吃驚。前番來的那個黑矮身材，為頭坐的，正是呼保父宋江；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，三牙髭須，那個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孫，小旋風柴進；這公人打扮，立在面前的，便是神行太保戴宗；門首和楊太尉厮打的，正是黑旋風李逵；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人都喚

小人做浪子燕青。当初俺哥哥来东京求見娘子，教小人詐作張閑，来宅上入肩。俺哥哥要見尊顏，非图买笑迎欢，只是久聞娘子遭际今上，以此亲自特来告訴衷曲，指望将替天行道、保国安民之心，上达天听，早得招安，免致生灵受苦。若蒙如此，則娘子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也！如今被奸臣当道，谗佞专权，閉塞賢路，下情不能上达，因此上来寻这条門路，不想惊吓娘子。今俺哥哥无可拜送，只有些少微物在此，万望笑留。”燕青便打开帕子，摊在桌上，都是金珠宝贝器皿。那虔婆爱的是財，一見便喜，忙叫奶子收拾过了，便請燕青进里面小閣儿內坐地，安排好細食茶果，殷勤相待。原来李师师家，皇帝不時間来，因此上公子王孙，富豪子弟，誰敢来他家討茶吃。

且說当时鋪下盘饌酒果，李师师亲自相待。燕青道：“小人是个該死的人，如何敢对花魁娘子坐地？”李师师道：“休恁地說！你这一班义士，久聞大名，只是奈緣中間无有好人，与汝們众位作成，因此上屈沉水泊。”燕青道：“前番陈太尉来招安，詔书上并无撫恤的言語，更兼抵換了御酒。第二番領詔招安，正是詔上要緊字樣，故意讀破句讀：‘除宋江，——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，并与赦免。’因此上，又不曾归順。童樞密引將軍来，只兩陣，杀的片甲不歸。次后高太尉役天下民夫，造船征进，只三陣，人馬折其大半，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，不肯杀害，重重管待，送回京师，生擒人数，尽都放还。他在梁山泊說了大誓，如回到朝廷，奏过天子，便来招安，因此带了梁山泊两个人来，一个是秀才蕭让，一个是能唱乐和，眼見的把这两人藏在家里，不肯令他出来；損兵折将，必然瞞着天子。”李师师道：“他这等破耗錢粮，損折兵将，如何敢奏？这話我尽知了。且飲数杯，別作商議。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天性不能飲酒。”李师师道：“路远风霜，到此开怀，也飲几杯。”燕青被央不过，一杯两盞，只得

陪侍。

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，水性的人，见了燕青这表人物，能言快说，口舌利便，倒有心看上他。酒席之间，用些话来嘲惹他；数杯酒之后，一言半语，便来撩拨。燕青是个百伶百俐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？他却是好汉胸襟，怕误了哥哥大事，那里敢来承惹？李师师道：“久闻的哥哥诸般乐艺，酒边闲听，愿闻也好。”燕青答道：“小人颇学的些本事，怎敢在娘子跟前卖弄？”李师师道：“我便先吹一曲，教哥哥听！”便唤婬媪取箫来，锦袋内掣出那管凤箫。李师师接来，口中轻轻吹动，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。燕青听了，喝采不已。李师师吹了一曲，递过箫来，与燕青道：“哥哥也吹一曲，与我听则个！”

燕青却要那婆娘欢喜，只得把出本事来，接过箫，便呜呜咽咽，也吹一曲。李师师听了，不住声喝采说道：“哥哥原来恁地吹的好箫！”李师师取过阮来，撥个小小的曲儿，教燕青听，果然是玉珮齐鸣，黄莺对嘴，余韵悠扬。燕青拜谢道：“小人也唱个曲儿，伏侍娘子。”顿开咽喉便唱，端的是声清韵美，字正腔真。唱罢又拜。李师师执盏擎杯，亲与燕青回酒谢唱，口儿里悠悠放出些妖娆声嗽，来惹燕青；燕青紧紧的低了头，唯喏而已。数杯之后，李师师



笑道：“聞知哥哥好身紋綉，愿求一观如何？”燕青笑道：“小人賤体，虽有些花綉，怎敢在娘子跟前揼衣裸体？”李师师說道：“錦体社家子弟，那里去問揼衣裸体！”三回五次，定要討看。燕青只的脫膊下来，李师师看了，十分大喜，把尖尖玉手，便摸他身上。燕青慌忙穿了衣裳。李师师再与燕青把盞，又把言語来調他。燕青恐怕他动手动脚，难以回避，心生一計，便动問道：“娘子今年貴庚多少？”李师师答道：“师师今年二十有七。”燕青說道：“小人今年二十有五，却小两年。娘子既然錯爱，愿拜为姊姊！”燕青便起身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八拜。这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，中間里好干大事；若是第二个，在酒色之中的，也把大事坏了。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，端的是好男子。

当时燕青又請李媽媽来，也拜了，拜做干娘。燕青辞回，李师师道：“小哥只在我家下，休去店中宿。”燕青道：“既蒙錯爱，小人回店中，取了些东西便来。”李师师道：“休教我这里专望。”燕青道：“店中离此間不远，少刻便到。”燕青暫別了李师师，徑到客店中，把上件事和戴宗說了。戴宗道：“如此最好！只恐兄弟心猿意馬，拴縛不定。”燕青道：“大丈夫处世，若为酒色而忘其本，此与禽兽何异？燕青但有此心，死于万劍之下！”戴宗笑道：“你我都是好汉，何必說誓！”燕青道：“如何不說誓，兄长必然生疑！”戴宗道：“你当速去，善觀方便，早干了事便回，休教我久等。宿太尉的书，也等你来下。”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細軟之物，再回李师师家，将一半送与李媽媽，一半散与全家大小，无一个不欢喜。便向客位側边，收拾一間房，教燕青安歇，合家大小，都叫叔叔。也是緣法湊巧，至夜，却好有人来报，天子今晚到来。燕青听的，便去拜告李师师道：“姊姊做个方便，今夜教小弟得見圣顏，告的紙御笔赦书，赦了小弟罪犯，出自姊姊之德！”李师师道：“今晚定教你見天子一面，你却把些本

事，动达天颜，赦书何愁没有！”

看看天晚，月色朦胧，花香馥郁，兰麝芬芳，只见道君皇帝，引着一个小黄门，扮做白衣秀士，从地道中径到李师师家后门来，到的阁子里坐下，便教前后关闭了门户，明晃晃点起灯烛荧煌。李师师冠梳插带，整肃衣裳，前来接驾。拜舞起居，寒温已了，天子命去其整妆衣服，“相待寡人”。李师师承旨，去其服色，迎驾入房。家间已准备下诸般细果，异品馐饌，摆在面前。李师师举杯上劝天子，天子大喜，叫：“爱卿近前，一处坐地！”李师师见天子龙颜大喜，向前奏道：“贱人有个姑舅兄弟，从小流落外方，今日才归，要见圣上，未敢擅便，乞取我王圣鉴。”天子道：“既然是你兄弟，便宣将来见寡人，有何妨？”奶子遂唤燕青直到房内，面见天子。燕青纳头便拜。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，先自大喜。李师师叫燕青吹箫，伏侍圣上饮酒，少刻又搬一回阮，然后叫燕青唱曲。燕青再拜奏道：“所记无非是淫词艳曲，如何敢伏侍圣上？”官家道：“寡人私行妓馆，其意正要听艳曲消闷，卿当勿疑。”燕青借过象板，再拜罢，对李师师道：“音韵差错，望姊姊见教。”燕青顿开喉咽，手拿象板，唱渔家傲一曲，道是：

“一别家山音信杳，百种相思，肠断何时了。燕子不来花又老，一春瘦的腰儿小。薄幸郎君何日到，想自当初，莫要相逢好。好梦欲成还又觉，绿窗但觉莺啼晓。”

燕青唱罢，真乃是新莺乍啭，清韵悠扬。天子甚喜，命教再唱。燕青拜倒在地，奏道：“臣有一只减字木兰花，上达天听。”天子道：“好，寡人愿闻！”燕青拜罢，遂唱减字木兰花一曲，道是：

“听哀告，听哀告！贱躯流落谁知道，谁知道！极天罔地，罪恶难分颠倒。有人提出火坑中，肝胆常存忠孝，常存忠孝！有朝须把大恩人报！”



燕青唱罢，天子失惊，便问：“卿何故有此曲？”燕青大哭，拜在地下。天子转疑，便道：“卿且诉胸中之事，寡人与卿理会。”燕青奏道：“臣有迷天之罪，不敢上奏！”天子曰：“赦卿无罪，但奏不妨！”燕青奏道：“臣自幼飘泊江湖，流落山东，跟随客商，路经梁山泊过，致被劫擄上山，一住三年。今年方得脱身逃命，走回京师，虽然见的姊姊，则是不敢上街行走。倘或有人认得，通与做公的，此时如何分说？”李师师便奏道：“我兄弟心中，只有此苦，望陛下做主则个！”天子笑道：“此事容易，你是李行首兄弟，谁敢拿你！”燕青以目送情与李师师。李师师撒娇撒痴，奏天子道：“我只要陛下亲书一道赦书，赦免我兄弟，他才放心。”天子云：“又无御宝在此，如何写的？”李师师又奏道：“陛下亲书御笔，便强似玉宝天符。救济兄弟做的护身符时，也是贱人遭际圣时。”天子被逼不过，只得命取纸笔。奶子随即捧过文房四宝。燕青磨的墨浓，李师师递过紫毫象管，天子拂开花箋黄纸，横内大书一行。临写，又问燕青道：“寡人忘卿姓氏。”燕青道：“男女唤做燕青。”天子便写御书道：

神霄王府真主宣和羽士虚靖道君皇帝，特赦燕青本身一应无罪，诸司不许拿问。

写罢，下面押个御书花字。燕青再拜，叩头受命，李师师执盞擎杯谢恩。天子便问：“汝在梁山泊，必知那里备细。”燕青奏道：“宋江这伙，旗上大书‘替天行道’，堂设‘忠义’为名，不敢侵占州府，不肯扰害良民，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，只是早望招安，愿与国家出力。”天子乃曰：“寡人前者两番降诏，遣人招安，如何抗拒，不伏归降？”燕青奏道：“头一番招安，诏书上并无抚恤招谕之言，更兼抵换了御酒，尽是村醪，以此变了事情。第二番招安，故把诏书读破句读，要除宋江，暗藏弊幸，因此又变了事情。童枢密引军到来，只两阵，杀得片甲不回。高太尉提督军马，又役天下民夫，修造战船征

进，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；只三陣，杀的手脚无措，軍馬折其三停，自己亦被活捉上山，許了招安，方才放回，又帶了山上二人在此，却留下聞參謀在彼质当。”天子听罢，便叹道：“寡人怎知此事！童貫回京时奏說：‘軍士不伏暑热，暫且收兵罢战。’高俅回京奏道：‘病患不能征进，权且罢战回京。’”李师师奏道：“陛下虽然圣明，身居九重，却被奸臣閉塞賢路，如之奈何？”天子嗟叹不已。約有更深，燕青拿了赦书，叩头安置，自去歇息。天子与李师师上床同寝，当夜五更，自有內侍黃門接将去了。

燕青起来，推道清早干事，徑来客店里，把說过的話，对戴宗一一說知。戴宗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多是幸事。我两个去下宿太尉的书。”燕青道：“飯罢便去。”两个吃了些早飯，打挾了一籠子金珠細軟之物，拿了书信，徑投宿太尉府中来。街坊上借問人时，說太尉在內里未归。燕青道：“这早晚正是退朝时分，如何未归？”街坊人道：“宿太尉是今上心爱的近侍官員，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，归早归晚，难以指定。”正說之間，有人报道：“这不是太尉来也！”燕青大喜，便对戴宗道：“哥哥，你只在此衙門前伺候，我自去見太尉去。”燕青近前，看見一簇錦衣花帽从人，捧着轎子。燕青就当街跪下，便道：“小人有书札上呈太尉。”宿太尉見了，叫道：“跟将进来！”燕青隨到厅前。太尉下了轎子，便投側首书院里坐下。太尉叫燕青入来，便問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干人？”燕青道：“小人从山东来，今有聞參謀书札上呈。”太尉道：“那个聞參謀？”燕青便向怀中取出书，呈递上去。宿太尉看了封皮，說道：“我道是那个聞參謀，原来是我幼年間同窗的聞煥章。”遂拆开书来看时，写道：

侍生聞煥章沐手百拜奉书

太尉恩相鈞座前：賤子自髫年时，出入門牆，已三十載矣。昨蒙高殿帅召至軍前，參謀大事。奈緣劝諫不从，忠言

不听，三番敗績，言之甚羞。高太尉与賤子，一同被擄，陷于縲紲。义士宋公明寬裕仁慈，不忍加害。今高殿帅帶領梁山蕭让、乐和赴京，欲請招安，留賤子在此质当。万望恩相不惜齿牙，早晚于天子前題奏，速降招安之典，俾令义士宋公明等，早得釋罪获恩，建功立业，国家幸甚！天下幸甚！救取賤子，实領再生之賜。拂楮拳拳，幸垂照察。

宣和四年春正月 日 煥章再拜奉上

宿太尉看了书，大惊，便問道：“你是誰？”燕青答道：“男女是梁山泊浪子燕青。”隨即出来，取了籠子，徑到书院里。燕青稟道：“太尉在华州降香时，多曾伏侍太尉来，恩相緣何忘了？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，聊表我哥哥寸心。每日占卜課內，只着求太尉提拔救济。宋江等滿眼只望太尉来招安；若得恩相早晚于天子前題奏此事，則梁山泊十万人之众，皆感大恩！哥哥責着限次，男女便回。”燕青拜辞了，便出府来，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，已有在心。

且說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議：“这两件事都有些次第，只是蕭让、乐和在高太尉府中，怎生得出？”戴宗道：“我和你依旧扮作公人，去高太尉府前伺候。等他府里有人出来，把些金銀賄賂与他，賺得一个厮見。通了消息，便有商量。”当时两个换了結束，带将金銀，徑投太平桥来，在衙門前窺望了一回。只見府里一个年紀小的虞候，搖摆将出来，燕青便向前与他施礼。那虞候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燕青道：“請干办到茶肆中說話。”两个到閣子內，与戴宗相見了，同坐吃茶。燕青道：“实不瞞干办說，前者太尉从梁山泊带来那两个人，一个跟的叫做乐和，与我这哥哥是亲眷，欲要見他一見，因此上相央干办。”虞候道：“你两个且休說，节堂深处的勾当，誰理会的？”戴宗便向袖內取出一錠大銀，放在桌子上，对虞候道：“足下只引的乐和出来，相見一面，不要出衙門，便送这錠銀子与足下。”那人見了財

物，一时利动人心，便道：“端的有这两个人在里面。太尉鈞旨，只教养在后花园里歇宿。我与你唤他出来。說了話，你休失信，把銀子与我。”戴宗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那人便起身分付道：“你两个只在此茶坊里等我。”那人急急入府去了。戴宗、燕青两个在茶房中，等不到半个时辰，只見那小虞候慌慌出来說道：“先把銀子来，乐和已叫出在耳房里了。”戴宗与燕青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，就把銀子与他。虞候得了銀子，便引燕青耳房里来見乐和。那虞候道：“你两个快說了話便去！”燕青便与乐和道：“我同戴宗在这里，定計賺得你两个出去。”乐和道：“直把我两个养在后花园中，墙垣又高，无計可出，折花梯子，尽都藏过了，如何能勾出来。”燕青道：“靠墙有树么？”乐和道：“旁边一遭，都是大柳树。”燕青道：“今夜晚間，只听咳嗽为号。我在外面，漾过两条索去，你就相近的柳树上，把索子絞縛了。我两个在墙外，各把一条索子扯住，你两个就从索上盘将出来。四更为期，不可失誤。”那虞候便道：“你两个只管說甚的？快去罢！”乐和自入去了，暗暗通报了蕭让。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說知，当日至夜伺候着。

且說燕青、戴宗两个，就街上买了两条粗索，藏在身边，先去高太尉府后看了落脚处。原来离府后是条河，河边却有两只空船纜着，离岸不远。两个便就空船里伏了，看看听得更鼓已打四更，两个便上岸来，繞着墙后咳嗽，只听的墙里应声咳嗽，两边都已会意，燕青便把索来漾将过去。約莫里面拴縛牢了，两个在外面对絞定，紧紧地拽住索头。只見乐和先盘出来，随后便是蕭让，两个都溜将下来，却把索子丢入墙内去了。却去敲开客店門，房中取了行李，就店中打火，做了早飯吃，算了房宿錢。四个来到城門边，等門开时，一涌出来，望梁山泊回报消息。不是这四个回来，有分教，宿太尉单奏此事，梁山泊全受招安。毕竟宿太尉怎生奏請圣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

話說燕青在李师师家遇見道君皇帝，告得一道本身赦書，次后見了宿太尉，又和戴宗定計，去高太尉府中，賺出蕭让、乐和。四个人等城門开时，隨即出城，徑趕回梁山泊來，報知上項事務。且說李师师当夜不見燕青來家，心中亦有些疑慮。却說高太尉府中亲隨人，次日供送茶飯与蕭让、乐和，就房中不見了二人，慌忙報知都管。都管便來花園中看时，只見柳树边拴着两条粗索，已知走了二人，只得報知太尉。高俅听罢，吃了一惊，越添忧悶，只在府中推病不出。

次日五更，道君皇帝設朝，駕坐文德殿。文武班齐，天子宣命卷帘，旨令左右近臣，宣樞密使童貫出班。問道：“你去岁統十萬大軍，亲为招討，征进梁山泊，胜敗如何？”童貫跪下，便奏道：“臣旧岁統率大軍，前去征进，非不效力，奈緣暑热，軍士不伏水土，患病者众，十死二三，臣見軍馬艰难，以此权且收兵罢战，各归本营操练。所有御林軍，于路病患，多有損折。次后降詔，此伙賊人，不伏招撫。及高俅以舟师征进，亦中途抱病而返。”天子大怒，喝道：“都是汝等妒賢嫉能，奸佞之臣，瞞着寡人行事！你去岁統兵征伐梁山泊，如何只兩陣，被寇兵杀的人馬辟易，片甲只騎无还，遂令王师敗績。次后高俅那厮，廢了州郡多少錢粮，陷害了許多兵船，折了若干軍馬，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，宋江等不肯杀害，放將回來。寡人聞

宋江这伙，不侵州府，不掠良民，只待招安，与国家出力，都是汝等不才貪佞之臣，枉受朝廷爵祿，坏了国家大事！汝掌管樞密，岂不自慚！本當拿問，姑免这次，再犯不饒！”童貫默然無言，退在一邊。天子又問：“你大臣中，誰可前去招撫梁山泊宋江等一班人眾？”聖宣未了，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，奏道：“臣虽不才，愿往一遭。”天子大喜：“寡人御笔亲书丹詔。”便叫抬上御案，拂开詔紙，天子就御案上亲书丹詔。左右近臣，捧过御宝，天子自行用訖。又命庫藏官，敎取金牌三十六面，銀牌七十二面，紅錦三十六匹，綠錦七十二匹，黃封御酒一百八瓶，尽付与宿太尉。又贈正从表里二十四匹，金字招安御旗一面，限次日便行。宿太尉就文德殿辞了天子。百官朝罢，童樞密羞慚滿面，回府推病，不敢入朝。高太尉聞知，恐惧无措，亦不敢入朝。有詩为证：

一封恩詔出明光，佇看梁山尽束装。

知道怀柔胜征伐，悔教赤子受痍伤。

且說宿太尉打担了御酒、金銀牌面、段匹表里之物，上馬出城，打起御賜金字黃旗，众官相送出南熏門，投济州进发，不在話下。却說燕青、戴宗、蕭让、乐和四个，連夜到山寨，把上件事都說与宋公明并头領知道。燕青便取出道君皇帝御笔亲写赦书，与宋江等众人看了。吳用道：“此回必有佳音。”宋江焚起好香，取出九天玄女課来，望空祈禱祝告了，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。宋江大喜，此事必成。再煩戴宗、燕青前去探听虛实，作急回报，好做准备。戴宗、燕青去了数日，回来报說：“朝廷差宿太尉亲賞丹詔，更有御酒、金銀牌面、紅綠錦段表里，前来招安，早晚到也！”宋江听罢，大喜，在忠义堂上，忙傳将令，分撥人員，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，扎縛起二十四座山棚，上面都是結彩悬花，下面陈設笙簫鼓乐；各处附近州郡，雇倩乐人，分撥于各山棚去处，迎接詔敕。每一座山棚上，撥

一个小头目监管。一壁教人分投买办果品、海味、按酒、干食等項，准备筵宴茶飯席面。

且說宿太尉奉敕來梁山泊招安，一千人馬，迤邐都到濟州。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，館驛中安下。太守起居宿太尉已畢，把過接風酒。張叔夜稟道：“朝廷頒詔敕來招安，已是二次，蓋因不得其人，誤了國家大事。今者太尉此行，必與國家立大功也！”宿太尉乃言：“天子近聞梁山泊一伙，以義為主，不侵州郡，不害良民，口稱替天行道，今差下官齎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，敕賜金牌三十六面，銀牌七十二面，紅錦三十六匹，綠錦七十二匹，黃封御酒一百八瓶，表里二十四匹，來此招安，禮物輕否？”張叔夜道：“這一班人，非在禮物輕重，要圖忠義報國，揚名後代。若得太尉早來如此，也不教國家損兵折將，虛耗了錢糧。此一伙義士歸降之後，必與朝廷建功立業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下官在此專待，有煩太守親往山寨報知，着令準備迎接。”張叔夜答道：“小官願往。”隨即上馬出城，帶了十數個從人，徑投梁山泊來。到得山下，早有小頭目接着，報上寨里來。宋江听罷，慌忙下山，迎接張太守上山，到忠義堂上，相見罷，張叔夜道：“義士恭喜！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，齎擎丹詔，御筆親書，前來招安。敕賜金牌、表里、御酒、段匹，見在濟州城內。義士可以準備迎接詔旨。”宋江大喜，以手加額道：“宋江等再生之幸！”當時留請張太守茶飯。張叔夜道：“非是下官拒意，惟恐太尉見怪回遲。”宋江道：“略奉一杯，非敢為禮。”張叔夜堅執便行。宋江忙教托出一盤金銀相送。張太守見了，便道：“這個決不敢受。”宋江道：“些少微物，聊表寸心。若事畢之後，尙容圖報。”張叔夜道：“深感義士厚意，且留于大寨，却來請領，亦未為晚。”太守可謂廉以律己者矣！有詩為證：

濟州太守世無雙，不愛黃金愛宋江。